

2004

殺寇

Hiu Man IP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葉曉文 (2004)。殺寇。輯於《考功集(畢業論文選粹)》。檢自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/61

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殺寇

首頁，是一片紅黃相雜的色調。

打開《跳躍》漫畫雜誌，第三頁就看到〈殺寇〉的標題。大概是首回連載的關係，雜誌方面似乎珍而重之把它視為「焦點漫畫」，放在雜誌開頭幾頁。標題〈殺寇〉下面是一行敘述的文字：

【明王朝嘉靖十八年初秋·山東登州】

〈殺寇〉是一個歷史故事。開首的一格：一輪扁圓的夕陽，在青山與青山之間綻出金輝，把山下的樹和茅屋的影子拉得瘦長。村莊裡，農舍的煙囪升起白色炊煙。兩旁長著黃綠葦草的小道上，三位農人肩上荷著鐮刀，一邊笑談今年秋收的成果：「今年麥子長得好呵，可以釀酒」，一邊邁著闊步回家去。群飛的小麻雀掠過天際。風微微吹（呼……），路邊的長野草彎低了腰，風停，大地又回復平靜。天空由金黃轉成淡紫，逐漸暗淡下來。

第二頁，深紫的晚霞，浮游在兩山之上。大概是傍晚時分吧。一個瘦小的孩子踏著黃昏最後一絲金光，出現在小道的盡頭。

【戚繼光·十歲】

眼睛閃亮、束著褐色短髮的男孩子，手抱一團白色小毛球，快步跑了好一段山路（踏踏踏！），他一面跑，一面呼呼的在喘氣（嘎……）。「已經日落了，一定會給父親罵呵。」雙腳不斷快速交替，小布鞋踏過的地方捲起一層薄薄的沙塵。

懷裡白色小毛球忽然動起來！繼光稍為慢下步伐，低頭看牠一眼，就滿足地笑笑，說：「就算被罵也沒關係啊。」他以手指逗弄那毛茸茸的小球子。一個野兔的腦袋緩緩鑽出來，粉紅的小鼻，用力嗅著繼光的手。他嘟著嘴說：「為救你我足足在山澗待了一個時辰啊，腳也差不多要泡壞了。」

小白絹帕包裹兔子的前腿，雪白的帕子凝著一點暗紅的血斑。繼光雙手把牠抱起，白皙的小手觸摸兔子軟綿的軀體。野兔縮起頸子，側起臉，眨動水汪汪的大眼睛。牠引長頸項用鼻子親吻他臉頰；繼光眯起雙眼，「哈哈」地笑著。

秋風從腰間穿過，吹起我頸後的髮，感覺冰冰涼涼。

週日的旺角街道非常繁忙，不斷有車影人影滑過。這個初秋下午，旺角街頭突然升起一層杳杳的白霧。一切異常陌生，今早明明沒有霧啊。我站在馬路中央的安全島上，覺得自己像極濃霧中的一葉小舟。一輛雙層九巴經過，捲起一天灰黑煙塵。我眼睛忽然苦澀敏感，隨即湧出一串眼淚止不了！身旁的老頭子斜著眼疑惑望我，我的臉登時火辣起來——綠燈亮起，我以最快的速度橫過馬路並衝向地鐵站。左手的紙袋奇重無比，裡面載有水彩、木顏色、乾粉彩和其他林林總總的小文具，因為我在跑，紙袋胡亂搖晃，頻頻打在我的小腿和旁邊行人的小腿上。

我幾乎以奔跑的速度橫過馬路，風揚起我的頭髮和白色長裙。急喘著氣，兩腿非常沉重。慶幸前面就是地鐵站口了！漸漸放慢步伐，掠過糖果鋪、服裝店和門口掛滿頸鍊和手繩的飾物店，就在打算往右轉下地鐵站時，我驀地發現一件有趣的東西，腳就不自覺地給釘住了。我睜著淚水漣漣的眼睛，走近那個長年伏在地鐵站旁的報攤。

《忽然一周》旁邊是《跳躍》雙週雜誌。這大概是最新一期《跳躍》吧，封面是一個穿中國盔甲、拿著刀劍的男角色；角色上面是標題〈殺寇〉，標題右方出現了作者的名字：覺生。啊？覺生？作者是「覺生」？我「撲」一聲笑了，真是「覺生」啊！死傢伙！怎麼有新連載也不跟我說啊。

二

星期日下午，我教畫完畢，回到家，坐在軟綿綿的梳化上，打開了最新一期的《跳躍》雜誌。覺生的〈殺寇〉這次給安排在雜誌中間的位置。

【雖然出身將門，可是小時候的戚繼光，在成為殺寇功臣前，是一個從不殺生的小伙子。】

那是一個夜的景色，畫面上黑和白的對比令我眼前一亮——天很黯，墨藍的天空有白雪飄降。雕上花紋的木窗櫺外，掉光葉子的老樹樹枝靜靜掛著幾根冰柱。在幽黑的長廊中，忽然響起急步聲（撲撲撲……）和啜泣聲（嗚嗚……）。小繼光赤著腳，緊抱一隻病恹恹的野兔子，向走廊盡頭的房間跑去。

頰上眼淚滑下來，小臉和一雙小腳給凍得紫紅。兩位老僕為他左右打開房門，裡面丫環背著臉在小聲抽泣（嗚……）。他娘親躺在病榻上，父親溫柔地為她梳理頭髮，繼光看不到父親的臉，但他看見父親執著雕花木梳的手正在顫抖。繼光走近娘親，娘親對他微笑，笑得很痛苦但她還是笑了。繼光抱起那隻瀕死的野兔子，說：「娘親妳……娘親……兔子牠……兔子牠……」他抽哭、抽哭的，

直到父親拍拍他細瘦的肩膀，繼光才慢慢，定下來。口唇微震，顫顫地抖出一句：「娘親，求妳別要死……」

我緩緩翻開另一頁，看見他娘親伸出手，一隻纖瘦而蒼白的手，掃一掃繼光臉上的淚水。繼光本能地縮了一下。接下來是娘親面部的特寫。他那美麗的擁有一雙大眼睛的娘親，露出美麗而虛幻的笑容。接著，手從小臉移開了，又放到那隻頻死野兔的身上，細細撫摸。

天很黯，雪在飄降。近黃昏的時刻，他娘親在靜默中停止了呼吸。豆大的淚珠從繼光眼眶滾下來，他伏在娘親屍體上「嘩嘩」大哭，僕人拉他，他仰頭，拚死扯住床緣不放。僕人們只好相顧搖頭。

我再翻過新一頁，整個畫面突然變得光亮起來。一道朝陽的晨光，白灼灼地刺著正在睡覺的他的眼睛。繼光用小手擋去部分光線，勉強地睜開眼——他看見那隻野兔子飛快地在她娘親身上翻來滾去。繼光張開口，揉了揉眼睛，又呆了呆。窗外有小麻雀飛過（吱吱……），他坐直，輕輕推著沉睡的母親，喚著：「娘親，娘親，天亮了喲。」

我伸出手指，按下門鈴，門鈴響了，是「瑪莉有隻小綿羊」。隱約聽到一把熟悉的男聲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

門開了，迎面而來是覺生的笑臉，他的笑容像太陽底下的向日葵。「好久不見了嗨，影影。」他說。我一面脫鞋，一面投訴：「對啊，有人把我忘掉了。」覺生伸手接過我的米老鼠布袋，打著笑答：「怎敢？是妳說大學功課忙，我才不敢找妳。」我沒好氣地搖頭，進屋，一個勁兒癱在沙發上；覺生家的沙發軟綿軟綿好舒服喲。我環顧他家，還是跟以前一樣溫馨整齊。我問：「賓尼仔最近好嗎？」覺生轉到雜誌架旁，高瘦的身子蹲下來，一手抓起那團橙毛茸茸的褐色小東西，捧到我面前說：「好得很，牠好吃好住，最近重了兩磅。」賓尼仔歪著傻乎乎的圓臉定眼望著我，兩隻大耳垂下來，很可愛喲。我忍不住親了牠濕潤的小鼻子。

空氣浮盪慵懶的粒子，午後溫煦的陽光透過南方的窗戶，靜靜灑進室內；立在窗台上的黑色小陶瓶，表面反射出一層油黑的光輝來。

小几上，熱咖啡蒸出白煙，那醉人的咖啡香氣，一絲絲，一縷縷，直昇到半空。我坐在窗邊的沙發上，茶几放上兩件新買回來的巧克力軟心蛋糕。舉叉嚼一口蛋糕，黑巧克力的味道非常濃郁。我凝視覺生平和的臉，笑著說：「你還是老樣子，沒變。」覺生問：「什麼？」他說「什」字時蛋糕屑從他嘴角跌出來；「你

好悠閒啊，家裡又整齊，不像畫漫畫的。」覺生搖搖手上的銀叉子：「是妳來得著時，早兩天這裡打仗一樣，修羅場。」

「你啊，什麼時候開始連載的？」我呷一口香醇的熱咖啡，咖啡的濃香和奶的質感在口腔盪漾。覺生也跟著拿起杯子，啜一口，答：「正式畫〈殺寇〉的稿子，三個月前的事了。」他「呼」的一聲說：「找雜誌去連載真不是容易的事啊，從自薦到談條件到編輯終於點頭讓我畫連載，足足奔走了兩個多月呢。」

覺生把目光投向窗外，左手托著腮，右手把玩著小銀匙。小銀匙跟杯子撞擊，發出「叮叮」清脆的聲音。我用食指點點他前額，說：「我看你壓力很大吧？這副樣子……」他輕輕吁了口氣。

我說：「畫連載可不輕鬆呢。」

覺生皺起眉頭，嘴巴圓嘟著說：「現在在那本《跳躍》週刊連載，一月交四十頁稿。」我問：「那本《跳躍》啊，主力轉載日本漫畫的對吧？」覺生神情凝重地點點頭：「八個連載故事，六個日本漫畫，只有兩個本地漫畫。少數民族啊。」稿費如何？「三百塊一頁，封面圖五百一張。」

「喂喂，這樣很好了吧，以前我畫一頁才二百塊！」覺生「哈哈」地傻笑，但忽然又頓了一下，抿著嘴說：「他們要求好像很高呢。」

三

最上方是一個正在沉睡的老人的面部特寫，他蒼老的臉上，細細碎碎地滿佈皺紋，而頭髮是白花花的。緊接下來是一個青年的面部特寫，一老、一嫩形成強烈對比。故事中青年長得俊逸但神情憂鬱，細長眼睛微微上斜；那深褐的眼珠，透出疲憊和哀愁。

「父親……」他微微開口。

【明王朝嘉靖二十五年秋·戚繼光·十七歲】

床上躺著病重的父親。繼光以十指為梳，垂下眼，細細撫摸父親斑白的頭髮。父親在睡夢中連續咳嗽了好幾聲（咳嗚！咳嗚！），他一咳肚子便強烈地縮著，瘦削的臉容更顯枯槁了。繼光吞吞口水，挽起身旁的行履，站起來。手中的包袱似乎相當沉重。他小心奕奕地用雙手捧起它。懾手懾足推開大門；一陣秋風吹進房間內（呼呼……），繼光回頭凝視父親的臉。父親合上眼睛，面容平和。此時

繼光把眼簾垂得更低了，一眨眼，交疊的睫毛抖上一顆細碎的水珠……

門「噉」一聲關上，十七歲的繼光，在天還沒有全亮的時候，獨自踏上，背向家門的路。

我翻過第二頁。時空一跳，忽然由蒼涼灰暗的山村景色，轉到繁華繽紛的都城景象。這頁全是景色的描繪。第一格，盡是中式樓房的橘黃或灰的屋簷。多層的樓房上，掛著串串紅燈籠。路上有熙來攘往的人和馬車，路旁的小販在叫賣：「清貨！清貨！菠菜一文錢！」接下來的一格，端端正正映著一家客棧。

【繼光抵達京城的第二天下午】

午後陽光斜斜照在案桌的青花茶壺上，茶壺的邊緣發出亮眼光芒。一個背上擱著毛巾的年青店小二走進繼光客房內，左手挽著兩個青花茶壺，右手往衣領摸摸……摸出一封信箋遞給繼光。繼光伸手接了信，打開一看——

接下來是大特寫：繼光兩眼睜大，口微張，表情非常錯愕。他拿著書信的手有點抖，信箋上面有幾個形狀顫抖的文字：父親往生了。

畫面忽然又從光亮回到一片黑暗。窗外已經沒有任何光線了。夜裡，繼光面對一根蠟燭，在幽暗的客棧房間呆坐。他怔怔望著黑暗中唯一的燭火。那昏黃的火苗在抖動，忽明忽暗，因此他的影子一刻也不能靜下來。棗紅的蠟燭不斷溶化，滴呀滴。室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。

繼光在沉默裡凝望，燭火跳動；他把眼皮緩緩合上……朦朦朧朧的，他看見年青時外表威嚴的父親對他微笑，母親站在父親旁邊，抱著雪白的兔子，也對他微微一笑。我想這大概是繼光的夢境吧。一開眼，繼光發現自己伏在案桌上。紅蠟燭已經變成一攤不成樣子的蠟堆了，而燭火，也在不知不覺間熄滅掉。繼光抬頭，頓一頓，東方的天空早已變藍了。

【官府辦事實實在拖拖拉拉，三天可以辦完的襲職程序卻耗了整整一個月，結果，他連父親的葬禮也來不及出席。】

根據歷史教科書記載，明朝嘉靖年間確實是個頹廢的年代。覺生以前也是唸文科的，他一定也讀過這些歷史吧。

新一頁，是一片荒野景色。在蒼白如紙的大地上，一個人的小影子，立在一塊碑的旁邊。繼光呆呆佇立在父親墓前，眼神有點迷茫，風把他的髮鬣得亂亂蓬

蓬（呼……）。

【他父親的身體早已給埋在黃土地下了，父親生存過的記號，彷彿就是那塊小小的墓碑。】

繼光伏在父親墓前，叩頭，站起來，向半空撒冥錢——他仰頭，看見一天白色的紙絮隨風飛舞，再無聲地散落到腳邊。

在遠處地勢稍高的田埂上，三個帶笑的村婦提住飯盒前往附近的田地去。繼光低著腦袋，跟她們擦身而過。他默默走在死寂的走道上，放眼一看，天是白的，土是黃的，枝條是枯褐的顏色……

他抬頭，望那高得不可思議的天空，那個沒有雲、沒有鳥、什麼都沒有的白色天空。順帶一提那畫面真是空盪盪的什麼也沒有！確確切切，是空白的一格！

覺生這好傢伙真夠膽色的……

繼光走過灰色的道路，他身旁所有大樹，樹枝全是禿的。他倒抽一口涼氣，低頭自語：「從老家來回京城，就只有這麼短短三四個月時間……」風吹得樹枝搖晃，繼光兩手抱著自己的身體：「我明明記得離開那天樹都在開花啊。」

風揚起滿天沙塵，眼前景物變得非常灰白了。繼光停下來，低頭看自己的腳：「父親母親，告訴我，該如何走下去……」

舉頭仰望天際，他露出茫然的表情。失神地在原地轉了兩圈，垂下眼，又喃喃說：「想隨你們而去……」

下午放學回家時買了最新一期《跳躍》，看完以後，晚上忍不住給覺生搖了電話。

「覺生，近來好嗎？」

「還好啦，又是那句，累……啊。」他說「累」字時，還特地把發音拖得輕而長。

「我今天看了〈殺寇〉。」

「覺得如何？」

「感覺很好。」

「啊？你看第幾回？今期刊登的是第三還是第四回？」

「是第三回。畫得很好啊。繼光仰起頭來之後那一格空白我喜歡死了！天哪，我想不到你真一大格的把它給漏空掉啊。」

「哈哈嘻！」電話筒傳來覺生開朗的笑聲：「過獎過獎。」

跟我所認識的一樣，覺生是個爽朗大膽有趣的人。「你真夠膽色。」我由衷地發出讚嘆。

「不過那格呀，編輯部那邊是有些兒怨言的。」覺生似乎收斂了笑容，他續說：「那編輯問我『這一格是做什麼的，漏畫嗎？』我說『不是』，之後我就開始說自己的意見啦。結果足足討論了十分鐘，才准我保留原本的畫法。」

「一格……」

「對呀！就是一格而已，也不讓我拿點主意。」聽得出覺生有點火。

「算了吧，說到底還是讓你這樣畫。」我說。

「呼……」他在電話筒另一端吹了口氣；我想像到覺生嘟著嘴那孩子氣的表情。

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回，我覺得那是我畫得最好的。時間比較充裕。」

「對啊，你正在畫第幾回了？」

「第五幕剛完成了……」電話傳來覺生的呵欠聲：「他們現在要我儲兩期稿。妳看的都是我兩個月前交的稿子，當時〈殺寇〉還沒刊登呢。」

「很累嗎？」

「累啊。要喝咖啡。」之後我隱約聽到冰箱打開的聲音，覺生又說：「現在都把咖啡當作水啦。」

「看你真辛苦呢……」我皺著眉苦笑。

「唉，總之，我的情況是，」覺生用力吸了口氣：「好戲在後頭。」

四

第四幕的〈殺寇〉跟前面數回有極大反差，這點我一眼便能看出了。掀開首頁，強烈的血紅隨即粗暴地闖入眼簾。畫面上的赤紅色，靜靜向我作出挑釁。我緊閉口唇，認真地閱讀開首一段文字：

【他的生命很蒼白，是鮮血的色彩和味道喚醒他的靈魂。】

接下來，我眼睛跟一串鮮紅的影象直接交鋒！紅的天空紅的旗幟紅的土壤紅的血，所有東西給染上一抹豔紅。畫面有二分一版面是繼光面部大特寫——腮邊長出鬚根、眼神迷茫而驚惶的他，面上濺滿血花。他臉容明顯比第三幕時滄桑多了。下一格是繼光粗糙的手。他右手握住刀柄，刀鐔不斷滴下鮮紅血水（滴滴滴）。發光的刀子，平橫地貫穿一個年輕倭寇的身體。接下是一句文字：

【那是他第一次殺人。】

我趕忙翻過下一頁。在闊大的山崖風景裡面，繼光跪在血泊中，旁邊有倒下來的的人和馬的屍體。繼光低下頭，裂著眼睛，看見血窪的表面，反射出一些古怪的影像。盛放中的紅桃和白梅、青翠色的草原、清溪中魚鱗發亮的魚兒、飛奔的野兔子、天空上一群雁飛過、深秋滿地落葉的黃昏、娘親臨終的笑容、窗外的霜雪與枯枝、父親的石墓碑、路、蒼茫的天和地、京城裡華靡的樓房、達官貴人的宴會、戰場上數不盡的騎兵、黃沙、海、舞弄雙刀的白衣倭寇、刀子揮動的光輪、噴灑的豔紅……覺生大膽地用上十九格沒有對白的純影像，使我再一次見識到他的敢作敢為。

【二十七年來的記憶在腦內奔馳。】

覺生用十九格漫畫交代繼光生存了二十七年的歷史，是我始料未及的。這一串無聲的影像橫跨三頁，把我震撼得連呼吸也忘記了。

星期五晚上我看罷〈殺寇〉第四幕後馬上打電話給覺生，打算告訴他我非常喜歡那十九格純影象。可惜他家的電話給擱起了，打了好幾次也接不通。我想那

可能是快要截稿的關係。

五

以敘述文字開始，已經成爲〈殺寇〉一項特色了。

【身爲鎮守寧波、紹興、台州三府的參將，繼光今天才第一次切切實實地剖一個人的身體。】

因爲文字的關係，我推斷這幕大概會出現一些血腥場面吧；但奇怪是這次的首頁不若上期，整個畫面沒有刺目的鮮紅，只有帶著陰森調子的灰色。第一格，是佔了三分一版的大格子，紅彤的雲堆凶湧翻騰，蘊釀令人屏息的嚴肅氣氛。陰暗的天空，開始下起毛毛細雨來。雨未隨風斜斜飄降。遠方的山頭和海，彷彿籠罩了一層半透的紗縵。

身穿銀白盔甲的繼光，騎策一匹純白寶馬在路上踏步。身後緊跟著步兵，在雨中形成一行長長的單行隊伍不斷前行；風一吹（呼呼呼……），「明」和「戚」的旗幟在半空中飄揚。

我翻過另一頁，是一個海崖的闊景，雲和塵埃在飄捲翻騰。

風中突然響起幽玄的海螺聲（嗚……）。低沈的聲音，（嗚……）在丘谷中迴盪。

坐在馬上的繼光眉毛上剔，向遠方張望；他緊緊把嘴唇閉上，面容異常肅穆。海螺聲（嗚……）盪了一會，便消散了。

風吹，雨斜，路邊柏樹蒼翠的樹梢微微搖晃。

繼光和他的軍隊靜靜立在原地，不動如山。風吹的時候，眾人的髮絲迎風飄飛，不久又徐徐降下。四周空洞而寧謐，只偶爾有馬匹噴出鼻息（呼。）的聲音。

混亂的人的驚叫（嗚嘩呀！！嗚嘩嘩！！）是突然在左方山頭響起的，把繼光身旁一個士兵隊長嚇得往後一跳！隊長旁邊那小兵忽然圓瞪了眼睛，竭斯底理地尖叫：「盧鏜的軍隊戰了！盧鏜將軍的軍隊被攻擊了！」身後其他士兵馬上鬧鬩起來（嘩……嘩……），他們有些本能地舉起長槍，有些不知所措地自語（怎、怎麼了……？），當中有更多是不自覺地後退幾步的。繼光著呆，拔出鋒利的鐵劍大喝：「保持隊形！保持隊形！」繼光的馬兒鼻子噴出濃重的氣息；牠不安地

往後自轉一圈，四個蹄子用力踩著泥巴，印下零零亂亂的足跡。

再翻一頁，是一個上而下、俯視角度的海崖闊景。看下去，海邊「盧」和「明」的旗幟已全部倒下來了。立在地勢稍高處的繼光，抿著嘴，額角沁出大大小小的汗珠滑到下巴去。他親眼看到遠處那些穿鎖子甲的明王朝的兵士，背向敵人，慌張地丟下自家的旗幟。有的本來不想跑的，因為大夥兒都在跑，也跟著一起跑開了。結果盧鏜那邊的人像潮水往四面八方逃走，當中更有些是瞧著繼光的方向死命跑上來的。

繼光身邊的士兵這時更驚慌了。他們手中雖然掣起長戟，可是身體重心事實上早已移向後方。地上人和馬雜沓的腳印愈來愈多。繼光眉和額突然裂出很多青筋又張口吆喝：「穩住！誰要逃跑，按軍法嚴辦！」他把刀握得緊，手指關節發出「勒勒」的聲響。「慌什麼？我們數量上比鬼子多好幾倍啊！」

繼光的後方，忽然響起喊聲（吡呀——）。繼光回身——

一件類似馬的物事用力撞了過來！隨即把繼光摔下馬。在黑色的馬蹄下，面頰擦傷流血的繼光，用手肘支著泥巴，在泥濘中掙扎起來。

滾滾的沙塵中，他仰頭，瞪著驚慌的眼睛。

我趕忙又翻一頁。讓我驚訝是，這一格原來是個滿滿全版的篇幅：畫面上繼光正背向鏡頭，前面是一匹巨大的黑色戰馬踢起一雙前蹄。穿青銅甲的倭寇坐在黑馬上，盔上有對鑷刀似的彎彎大角閃著耀眼鋒芒。倭寇右手甩著日本太刀，藍森森的刀鋒，指向劈著閃電的灰紅天空。

接著畫面變得非常混亂了。漫畫格子也從原來的整齊方正，變成了傾側的幾何形狀。黑馬深紅的嘴唇向上掀起並露出牙齒，兩排牙齒間一塊銅色嚼鐵給磨咬得發亮；牠側起臉，血紅眼睛透出串串妖異目光射向繼光。繼光乾瞪著眼，顯然被馬的目光嚇倒了。馬向他直衝過來，繼光本能地蜷曲身體用雙手護住頭。馬匹在他身邊三吋的位置呼嘯掠過，巨大的馬蹄捲起泥巴飛濺到他身上。

我翻過後頁。黑馬過後幾個倭寇鬼子自遠而近奔來，他們身上都有甲、有角，弄雙刀。繼光身邊士兵紛紛掣起刀和槍，只有繼光一個仍呆滯地坐在泥上。鬼子揮刀時在空中劃著大弧，刃子的舞動連成大白光圈。

【倭寇就像有神功護身的鬼。】

下一頁。滿身污垢的繼光吃力地站起來並扒起地上污穢的刀。旁邊一個穿藤甲的矮小鬼子咧著牙齒「叱」一聲向他劈來，但劈不中，刀刃落在繼光右臂的旁邊。

眼睛緊對眼睛，繼光與鬼子在極近處對望；藍白的電光忽然在他們身後閃起，照出二人恐慌的眼神。繼光頓一下，握緊手中的刀並順勢刺他；平橫的刀輕易地貫穿鬼子的身體，前胸插入，穿背而出，甚至沒有卡住筋骨。

【這是他第一次殺人。】

我惶惶地翻過後頁，滿頁的鮮紅讓我有不祥預感……繼光灰褐的眼睛一直瞪視著；鬼子肉色的傷口不斷抽搐、收縮並湧出鮮紅的血柱子，時粗、時細。鬼子翻白了眼，跪下來；繼光的刀，穩穩地貫過鬼子胸口，煞白的刀刃被鬼子的肉緊緊吸吮著，於是繼光跟著他，也緩緩地半跪下來。

血水沿著刀身往下淌，匯成一道紅河流下，流到刀鐔，再汨汨滴到繼光膝蓋上。他握刀的一雙手猛烈地震抖。

雨勢愈來愈大，雨水把繼光的頭髮打得完全濕透。在昏亂的戰場上，他跪在那些屍體旁邊，身旁的士兵有些在叫（呀呀呀嘩嘩……），有些在逃。鬼子的心臟仍不斷冒湧出鮮血，把四周的土壤灌得發黑。繼光戰戰兢兢把刀向後拉出，在原地，呆呆跪了好一陣子。滿臉都是鬼子的血。（怦怦怦怦怦！）他聽得見自己的心臟跳個飛快。

【生存了二十七歲的他，第一次殺人。】

繼光眼睛發著光，淚水自眼眶滴下來。

我翻到第五幕最後一頁。在繼光背後，突然有十多個鬼子叫喊著（吒吒吒呀呀呀！）向他衝來。原本背著鏡頭的他倏地站起，轉身——面容極度平靜，眉頭放得很鬆很鬆，他暗淡的瞳孔內，凝聚著一點赤紅的艷爛光芒。繼光緊閉嘴巴，握刀，向鬼子走過去。

【他從此開始殺人。】

「覺生，其實我覺得〈殺寇〉劇情有點怪。」今天晚上跟覺生一道吃晚飯，我終於忍不住這樣對他說。正在吃咖哩牛肉串的覺生停止了咀嚼，抬頭，疑惑地

望著我。覺生「唔？」一聲便不說話了，似乎在等我發言。

但我實在不慣挑人毛病。答得很遲疑：「有吃不消的感覺。」最後還是尷尬地說了：「第五幕，內容好像……暴力呢，看下去……感覺有點……突兀。」覺生有一刻是垂下了眼的，但隨即又望緊我眼睛，於是我續說：「第四幕也有點怪……雖然我好喜歡你那十九格影像，可我就是不明白，怎麼前幾幕感覺這樣溫和，第四、五幕突然變得血腥起來？整個調子變不同了！」

覺生沒有正眼望我，只低下頭，彷彿認真地思考著一些事兒。我囁一口咖哩飯放入口中，咖哩的濃辣噲得我淚水直流！我急急拿起玻璃杯猛地灌冰水，覺生說：「那時候……我不是沒有猶豫過的。」

他用手指輕搔自己面頰，始終迴避我灼灼的目光：「那時候我在內容上是有所遷就的，但在表達手法上，那時我依然有我的堅持。他們起初也有聽我意見的。」他「那時」、「起初」地說著，我問：「你是指第四幕嗎？」他十隻手指緊扣一起：「起初我想描寫繼光在殺寇之前如何鍛鍊自己，但編輯那邊一聽到便搖頭說『不行』了。」他兩隻拇指不停地互相打轉：「我說，劇情改一改，行，但我希望保留我自己表達故事的手法。」

「到後來要畫第五幕的時候……」覺生雙手托著腮，眼睛看著那盆辛辣的咖哩汁，說：「他們又要我畫那些打鬥的東西。他們說『先試試看、試試看就好……』」他右手拿起鐵匙在翻弄黃咖哩中的薯仔，又說：「之後好像真的很成功啊，這幾天就收到十幾封讀者寄來的信。」

他吃掉那些十分辛辣的薯仔，若無其事地笑了笑，說：「現在畫的第七幕，比第五幕瘋多呢。」

陽光燦爛的星期六上午，十時許，鳥在「吱吱」叫。溫煦的太陽光，擦過花墟「園藝街」路牌的邊緣，再斜斜曬進我身處的園藝店內。我蹲在花盆堆裡，皮膚跟淡雅的茉莉香和桂花香纏纏繞繞。我托著腮，看我的霧雄，為美麗的百合花、孤挺花和鬱金香澆水。穿著墨綠圍裙的他彎下身，把小盆栽一盆一盆拿起，捧在掌心細看。霧雄小心奕奕為它們摘除枯葉，再齊整地排列在架子上，澆水，施肥料。

他忽然轉頭對我說：「看得這樣入迷啊，不如妳也試試種花吧。」

我「嘻嘻」笑了：「我喜歡看花，更喜歡看工作得入神的你。」霧雄偏頭竊笑，我走過去看他，他只是乾咳。我去看些香草，伸手摸一下薄荷的葉子，唔，

很清香。我蹲下，托著腮，凝望藍天中白色的雲堆。遠處墨綠色的樹梢在晃動，小麻雀跳躍著在地上覓食。那些吐著花苞的比利時杜鵑，讓我感覺驚艷。

一切非常寧靜。

「妳在想什麼啊？」霧雄以手指輕敲我頭頂。

「你幹嗎打這份工？以前讀的科目跟這個沒關係。」

「因為喜歡才做啊，不是嗎？」他拿著幾包種子擱在我肩膀上：「不喜歡的話便沒有意義了。」

六

【也許他生下來便有殺人的天賦。】

第六幕以繼光面部特寫開始。殺人以後，他的表情有著微妙的改變，這一幕跟上一幕的他又不一樣了。腮邊的鬚髮給吹起來，掩蓋他半隻右眼。繼光沒有絲毫緊張的神情了，上一幕中他那不斷抖震的手，現在也已經完全鎮靜下來。

風雨正在灑颳，那藍黑的下暴雨的天空（沙沙沙……），忽然裂出煞白的電光來（轟轟隆！）。下一格，繼光的臉像厲鬼一樣可怕。在電光激照下，他狠地睜開眼睛，眼白很多而眼珠是赤紅的。

繼光臉上身上噴滿了死人鮮血。那十多個向他奔來的倭寇，看見擊刀的他後，馬上煞住了步伐。繼光以刀鋒指向他們，臉孔微微上傾，作出挑釁的神情。

那些矮小的倭寇們舉刀瞧他狂喝（叱嘩嘩嘩嘩！），彷彿想以呼喝驅去心中的恐怖。

翻過後頁，漫畫格子統統變成傾斜的幾何形狀，我便知道一場激烈的打鬥又要開始了。鋒利的刀身閃著藍光，一揮（嗖——），接下的畫面順理成章變成一片紅色。繼光一刀劈開倭寇的肩膀（噫呀！），立刻鮮血迸出！他臉上依舊沒有一絲表情。腳一轉、腰一扭，刀鋒又橫切開另一人的肚子（呀……）。一個倭寇握刀直直向繼光劈去！倭刀落在身邊，隨即轉身，刀一斜，劃破倭寇右腕的大動脈（嗚呀呀呀！），整個畫面登時噴滿了血花。

一連四頁的打鬥場面看得我喘不過氣，胃液翻騰，有想吐的感覺。

我戰戰兢兢翻過下一頁……幸好這頁紅色沒那麼多了……首格，映著下雨的天空。暗灰天空中，十數隻黑壓壓的大烏鴉在飛翔（鴉鴉……鴉鴉……）。

接著那一格很大，足足佔了整版三分之二，聰明的覺生選擇採用烏鴉的角度，自高空鳥瞰地面昏昏亂亂的戰場。泥黑地面躺著一堆屍體，有些仰臥，有些俯臥，也有些是相互重疊的。屍體正中央立著一個人，提著刀，平靜地踩在兩具屍體的腦袋上。

畫面略為灰暗，風和雨在半空捲成漩渦。廣闊的海崖上，一個騎策白色戰馬的將領，領著近百的步兵和在騎兵在道上奔馳（咯咯咯……），白馬上將領右手拿著刀、左手掌握一根旗杆。

紅色的、中央繡有金色「戚」字的旗幟，在狂風急擊下，激烈擺動著。

今天晚上接到覺生的電話。

「影影啊……」覺生透過電話遲疑地問我：「怎樣？妳覺得……第六幕如何？」星期五是《跳躍》雙週出版的日子，覺生大概猜出我已看過第六幕吧，晚上給我打了電話。

「好血腥啊！那麼多血，嚇死我了。」我拍拍自己胸口。

「嘿嘿……唔……因為〈殺寇〉是武打漫畫嘛，」他又追問：「還有呢？還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你今天要做『民意調查』嗎？」

「對啊，所以妳儘量說吧，我不會介意的。」

「唔……其實〈殺寇〉不錯啊我覺得……」

「不不，妳老實說吧！妳有話要說，我知道的。」

我吞了吞口水，「唔……」我開始回憶對〈殺寇〉的真實感覺；我吸口氣，說：「唔，的確，我比較喜歡你以前的……」

「我自己知道啊。」覺生直接的反應讓我有點驚訝。

「我自己怎會不知道？我自己也覺畫得差。」他顯然對自己的表現有點怨氣了，那是一種不忿的語氣。

「〈殺寇〉，起初很喜歡，現在很討厭。還是以前的作品好。還是以前的好，內容、故事結構、創意……現在都不及以前了。」他頓一下，又小聲地說：「受人掣肘嘛……」

我怔怔地望著客廳天花那盞發黃光的吊燈，問：「他們要你改三改四嗎？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那你曾經爭取過、要求過嗎？」我問。

「有，我向他們解釋我的概念，也有提出新意見，但都被打回頭了。」他呼口氣：「他們是老闆，你是打工的，爭什麼？」

接著他停頓數秒，續說：「有時反而會覺得，那是自己的問題嗎？是自己不符合大眾需要嗎？」

「所以你放棄了？」

「唔……怎麼說呢，唔……也不算放棄……只是……身不由己。」

「你這就是放棄了吧？」我皺眉說。

「沒有、沒有，才沒有放棄！」他把話說得很快，激動的語氣。

他小朋友般辯駁：「我也有理想的，我也有堅持的！……」

我們沉默了。

我們沉默了。

我忽然感到有點疲累，眼簾不由自主地半垂下來。

「那現在的故事，你打算如何發展下去啊？」我問。

覺生幽幽地自言自語：「現在畫第八幕啊，第八幕……大猷……打算讓他出場。」

第二天晚上跟霧雄在一家餐廳吃牛排時，我無意間把覺生的話告訴霧雄，豈料他反應很大：「怎麼可以這樣啊？」他又說：「這樣真的可以嗎？連自己的東西都不愛了，這樣子不是很可憐嗎？」

七

【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他視殺寇為生命中最大的目標。】

一支箭在雨中滑翔。箭頭的邊緣透出森森白光來。慢慢地它往下墜、往下墜、往下墜……「插」一聲，正中倭寇的喉頭！「沙沙沙」噴出紅艷艷的鮮血來。

【因為殺人的時候，他完全沒有生存的迷惘。】

矮崖上，百多個高舉「明」字旌旗的士兵齊聲發出狼嗥似的歡呼（哈哈嗚哈哈哈哈哈！）。士兵中央有一匹白馬，白馬上，穿銀甲的年青將領挽著大弓，臉上掛一絲輕蔑的笑容。

「戚將軍他射中敵酋了！」身邊的年輕小兵興奮地呼叫。

矮崖下，數十倭寇團團圍住首領的屍體。一個瘦削的倭寇仰起頭，驚慌地指著繼光的方向大叫（喝吒啦嘩哪！）。這頁最後一格特寫了那倭寇的表情：表情異常驚愕！瘦削的他一雙充滿血絲的眼睛瞪得大大！

我急不及待翻過後頁。讓我驚訝的是，畫面原來是滿滿的一版。在巨大的漫畫框格中，所有倭寇背向鏡頭，並同時仰望天空——在蒼白的下雨的天空中，原來有數不清的箭矢，密密麻麻正向他們飛來！

這靜默的定鏡把那一瞬的時間和空間，釘起來。我屏息，心裡「嘩」的一聲。覺生的漫畫確實擁有令人「嘩」一聲的能耐。

一束束黑色利矢衝著那數十個倭寇，交錯像傾斜的雨線瘋狂灑下。接下來兩頁都是鮮紅鮮紅的畫面。天啊，剛吃過中飯……我就飛快地把它們翻過去了。

我不斷翻、翻、翻，直到——

騎白馬的繼光和他的士兵同時轉過頭來。

（嗚哎哎呀呀呀呀！）又有另一路騎馬的倭寇隊伍來勢洶洶，向繼光他們直衝上來！下一格正中央是坐在馬上的繼光；他冷靜地望著那隊慍悍的倭寇，緊閉兩唇，面容極端平和。

他伸手抄起身旁大弓，搭上箭，向右扭過身來。他單起如鷹的眼睛把弓弦使勁向後拉，後拉；箭頭瞄準，策馬奔在最前方的、頭上有彎角的、束小鬚子的、倭寇，他的眉心。繃緊的弦發出「勒勒……勒」的聲音。繼光把眼睛眯得細細長長——突然激出凶光！他手一放鬆利矢「嗖」一聲破空！倭寇首領眉心中箭，在近處「嘩」的一聲慘叫，摔下馬。

繼光踢著馬肚，「哈哈」的笑著揮刀。之後畫面盡是一片鮮紅鮮紅。

我飛快掀過其後四、五頁，都是血肉橫飛的畫面；我不斷翻不斷翻，一直翻到最後一頁最後一格……是一段敘述文字——

【幾經艱辛，戚繼光終於成立了戚家軍。】

我眼睛瞪的很大，「戚家軍」？「戚家軍」是什麼？天啊！什麼啊？我已經跟不上了。

星期六下午，我跟我的霧雄一道看電影。

我們看罷《最後武士》從電影院走出來後一直「事後檢討」，從湯告魯斯的滄桑說到維新政府的正邪再說到「最後無事」的笑話，「哈哈」我倆都笑了；我們手挽手在尖沙咀的大街胡亂逛一番，腿都酸了，買了兩杯熱烘烘的朱古力咖啡，踱步到海傍去。

我倆坐在藝術館後面近海的欄杆上；當時天色已經昏沉了，大大的夕陽，落在那棟尚未落成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右邊。因為背光的原故，海對面所有建築物只剩下灰黑的影兒，唯有天和海，是金黃的。兩隻麻鷹悠然拍動雙翅，在稍微寒冷的空氣中靜靜滑翔。

我記不清楚我們是如何談起覺生和繼光了。我吹著海風，呆了呆，從米老鼠布袋掏出那本上午購買的《跳躍》，遞給正在喝咖啡的霧雄。霧雄右手拿起杯子

啜一口，左手把書接過來：「讓我看看。」他把雜誌攤開並擱在大腿上，把雜誌仔細地、一頁頁地翻著。黃昏光華映照他平和的神色，深褐的眼珠兒盯著書本，緩慢地、自上而下移動，當他看到最底那一格時，黑而濃密的睫毛便水草般柔柔垂下去了；霧雄一向沒有看漫畫的習慣，但到底還是耐性地把它看完了。迎著濕潤的海風，霧雄吸了口氣，轉過頭來苦住臉對我說：「真的很血腥啊！」

「哈哈，」我乾澀地笑兩聲，點點頭說：「也有相同的感覺。」

「覺生多大了？」霧雄歪著頭問。我答：「比我大幾年吧，是以前一些畫漫畫的伙伴們介紹我認識的。」我說罷抬頭望黃昏的天空。

兩隻鷹，在黃昏的維多利亞港上空優雅地滑翔；其中一隻在國際金融中心的黑影前盤旋一圈後，兩翅突然靠背部一縮，紙鳶般轉下水面去。牠伸出爪子，不斷用力拍動兩翼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掠食。牠飛起來，又撲下去，飛起又撲下。到牠重新振翅上昇時，另一隻鷹早已不知所蹤了。

我說：「我真有點失望了。」

我小小地呷一口暖的朱古力咖啡，朱古力味很濃，但有點苦：「他以前不是這樣子的。感覺是很有理想的一個人，創意無限。畢業之後他就當漫畫家啦，很喜歡畫溫情漫畫。作品都很出色，總是暖烘烘的，窩心的。」

當晚我收到覺生的電話。電話筒傳來覺生的聲音：「今天那編輯用排行榜來壓我！說香港漫畫排行低！」那是一種憤怒的聲調，他像小孩子向我申訴：「暗地裡指指點點，說什麼香港漫畫不夠水準，日本漫畫才精采，真廢話！」覺生十分的火，我拎著電話聽筒，逕自站在客廳中央，皺眉頭。他一串串地說：「那些人，最喜歡看打鬥情節，我多畫一點他們就歡喜多一點，要討他們歡心有什麼難度？我今天就收到十多封信啦，說打鬥場面『好激』、『好正』，那些日本漫畫算什麼？終有一天，走著瞧，我不信打不過他們！」

八

【戚繼光在龍山大捷後名揚四海，轉眼間，兩年過去了，他參加了著名的岑港之役。】

什麼？這麼快就兩年了？一轉眼便兩年了？劇情跳得真快啊。

天很藍，四周樹木青蔥，翠色的相思鳥在枝頭歌唱（吱吱——），陽光穿過樹葉間的空隙，斑斑地落在於樹下睡覺的士兵們的頭上（呼嚕呼嚕……）。我忽然想起這次是〈殺寇〉首次出現稍有生機的色彩。

【嘉靖三十七年五月·溫州】

紅旗金字的「帥」字旗幟在晴空中飛揚。營帳前，身穿素白衣裳的繼光立在沙地上，手中緊握一柄刀。他細細長長的眼睛凝神注視藍的刀子，如鷹的眼神與刀鋒對峙。

「繼光賢弟。」

繼光轉過身來，露出略為驚訝的神情：「大猷兄，酒醒了嗎？」

「大猷」，哦哦……是「大猷」，這就是「大猷」，覺生之前說過的「大猷」。

接下來是「大猷」的全身畫像：一個四十上下的男人，身穿褐色短布衣，腰際斜斜插著一柄短劍；他身材碩壯高大，剛硬的頭髮和眉毛向上剔起，下巴長出蓬蓬鬍子。

大猷笑問：「賢弟，玩什麼刀啦？」

繼光看看自己手中長刀，嘴角泛起冰涼的笑意；他把刀翻過來，讓大猷看清刀柄和刀鋒。

「這刀造得奇啊！」大猷睜睜眼睛。繼光給大猷遞上長刀，大猷接過並仔細觀看：「這刀怎麼了啦，簡直就像……」繼光眯著眼睛，泛起寒寒的微笑：「對，這是我創作的倭刀。」接下是倭刀的大特寫：倭刀單邊開刃，刃上拗，形狀跟日本刀完全沒有分別。奇特是那倭刀的刀柄是中國式的；方正的刀鐔上，細細刻著兩頭咧齒的金麒麟。猛烈的日光打下來，鐔子射出一圈白色強光，刺痛大猷的眼睛。

「我是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。」繼光忽然滅了笑容，把刀輕輕取回去。他以手指揩抹刀身，刀身反映他凶悍的臉。他兩手握刀，模仿著倭寇的姿勢和功架，把倭刀狠地耍揮一番。

「終於要跟倭賊死戰了！」大猷用力揮出直拳：「很興奮，報國是咱們天職哪！」大猷向繼光作揖，繼光收住刀，也對大猷作揖。

「報國……」接下來鏡頭特寫繼光的眼睛。垂下眼，眼神有點疲憊，輕輕笑一下，又說：「這有點虛幻……我想，殺人，打勝仗，才是我的天職。」

覺生爲什麼要繼光說這些話呢？不明白。大猷也不明白吧，表情相當迷惑。

下一頁。繼光轉身背向大猷。風把他黑亮的長髮吹起來。一隻五彩鳳蝶在他面前掠過，他垂頭，舉頭，又轉過身來。忽然笑得相當開懷，並露出了雪白的牙齒：「殺人的時候，我完全沒有生存的迷惘。」

再下一頁，是一個極寬闊的遠景。泱泱大江的岸頭，有連綿不盡的旗幟。黃色旗幟上一律繡有「明」字。無數「明」的小船在江邊游弋，等待什麼似的。一個小兵雙手捧住文卷跪下，並把它呈獻給繼光。繼光把它掀開，細看，說：「今次不是把倭寇打跑了就算，我要殺盡！」

二月初的週末下午，我和覺生相約在古老鐘樓下見面。那天我早到了，掏出我那台稍爲笨重的數碼相機，拍花拍景、拍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在茫茫人堆裡，鏡頭中，出現了覺生的身影。他自遠而近向我走來。

隔著鏡頭，我彷彿把他看得更清楚了。他雖然很高，但其實很瘦，一步兩步三步，走起來腳步緩慢、沉重……我想他一定很累了。他愈走愈近，看見我拿相機拍他，就誇張地後退一步。我作出勝利的手勢，他笑哈哈地縮一縮肩膀，我也笑了，趕忙「卡擦！」一聲，把覺生的笑容記錄下來。

我踮起腳尖重新端視覺生的臉，我說：「你眼圈兒很大，像隻熊貓。」覺生誇張地用雙手掩起臉來，我便哈哈笑了。

「連載方面如何啊？」我身體前傾，手肘支著金屬欄杆問他。

「每天都看死線畫稿。」

「很辛苦嗎？」

「這兩星期每天只睡兩三小時。」他指指自己的黑眼圈，說：「壓力多多少少有一點啦。不過總算值得的，有很多回響，都說『打得過癮』。」

我倆站在尖沙咀海傍，霍霍寒風把我們的頭髮吹亂。

他又開口：「其實想問妳好久了，妳覺得〈殺寇〉如何？」

給他一問，我登時語塞，忽然想起他之前那幾套短篇小品漫畫。

我雙手托著腮，看著在海面滑翔的那些水鳥，終於忍不住對他說：「不是覺生一貫風格。」

他握著欄杆的雙手繃得直直，「妳說得對、妳說得對。」他突然變了語氣，是一種焦躁的語調。他剔起眼眉一串串說：「妳說得對，的確不是我風格，但我覺得這樣很好啊，不是嗎？以前我畫那些愛情、親情小品都不能賣座，沒有人會欣賞的！現在〈殺寇〉不同了，畫法和風格跟以前大大不同了，血腥一點讀者才喜歡啊！不是嗎？他們都喜歡看暴力漫畫。」

「但這樣沒問——」

「在大公司工作，感覺就是不同。又能收到讀者的信。《跳躍》是數一數二的大雜誌嘛。大雜誌通常要求多一點啦。對啊，大雜誌通常要求多一點啦。」他又說：「沒辦法，人工高嘛。」

九

【這是一場動魄驚心、無比殘忍的殺戮！】

無數馬蹄捲起滾滾沙塵。繼光和騎兵來到霧氣氤氳的大江附近，風景很大而人物非常渺小。「明」的騎兵露出恐慌的神情。霧堆中，一艘巨大如城堡的戰船出現了。

「福、福船？」繼光身邊的年輕小兵驚呼。福船向旁邊「明」的小船狠狠撞過去，小船馬上被撞得粉碎。

巨大的福船在繼光前面掠過，沿著水流向下游駛去。

「好傢伙……」繼光眼睛瞪得好大好大。「好傢伙！」他用力跺腳，嘴角泛起古怪又瘋狂的笑意。「真有意思！」黑髮因憤怒和興奮倒豎起來，他拔出倭刀大喝：「快追那福船！」轉身又呼喚他的親衛騎兵：「我的好將士！殺！」

繼光收起倭刀，勒馬彎弓，「嗖」的一箭，操舵的倭寇「嘩」一聲仰天倒下；

另一個倭寇補上操舵位置，「嗖」的又是一箭，鋒利的箭頭插進倭寇眼睛裡。

倭寇首領奔到船尾，一看，發現掌舵和搖櫓的都倒下了，身上滿滿地插了箭矢！往腳下一看，甲板浸滿鮮紅的血水。抬頭，看見福船旁邊的土丘上，數十騎兵一字型橫排開來；他們大弓盡開，數十個鋒銳箭頭以他為目標……接下來是倭寇首領中箭噴血的畫面。

船上幾個躲在木箱後、不敢走向船舵位置的小嘍囉被首領的血噴到了；他們面上露出惶恐的神色，身體激烈顫抖。

下一頁，「明」的小船已把巨大的福船團團圍住了。他們放火，射箭，斬人，以多敵寡地把船上的倭寇殺得血肉模糊。那些畫面實在血腥，我本能地把它們直接跳過，不看了。

斷臂的倭寇跪拜於明軍面前，流著淚，說著求饒的話（嗚……啊沙……丫……）戚家士兵皺皺眉，又笑笑，清脆地一刀把頭砍劈下來。

早上上學前，我打開廚房窗子，探身去澆那些種在花槽的花；初春陽光輕輕曬在身上，暖著我身體。上星期我終於把霧雄給我的百日菊種子埋下了。在清風、陽光、鳥聲的滋養下終於一一發芽，再看，旁邊種了四個月的金盞菊、矢車菊和矮牽牛，也一天天地茁壯成長。

正當我細細澆花，電話響起，是覺生。

「早晨啊覺生。」

「妳現在忙嗎？」他問。

「我啊？」我想一下，說：「沒什麼好忙的，正在澆花。過一會回學校。」

「澆花？原來妳喜歡種花啊？」

「是啊，我朋友在園藝店工作，常常送我種子。」

「不買現成的？」

「不喜歡種現成的。」

「我家樓下的花店，一盆花，花開得大大的，才不過二十五塊錢！」

我奇怪他爲什麼這樣早打電話來，問：「你呢？忙嗎？」

「我失業了。」

我拿著電話筒發呆。

「〈殺寇〉到第十一幕便完結了。他們要我盡快完結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哈哈，」覺生乾笑兩聲，無奈的語氣：「幾期後有新的日本漫畫開始連載，他們逼我在十一期內把〈殺寇〉結束呢。」

下午放學回家，似乎有一波寒流來了。一陣濕冷的風吹過，天空突然漆黑一片，世界末日似的，隨即「嘩啦嘩啦」下起大雨來。我站在巴士站，滿腦子都是覺生的事。

我沒有帶傘，冒著傾盆暴雨飛奔回家。回到家門我全身已濕透。進了廚房，吁口氣，並打算倒一杯水；拿起瓶子，瞥一眼窗外的盆栽——

天啊！我的花兒今天竟遭逢橫禍！在突如其來的暴雨的擊打下，葉子和莖幹統統塌陷下來！我惶惶把它們一盆一盆搬進室內，放在廚房的洗碗盆上。它們葉子滴水如滴淚。天啊……我那足足栽種四個月的草花，它們嫩綠的葉子被打爛、打軟；就連那些再過三兩天就會綻放的金盞菊的花苞兒，結果也因爲一場不明的暴雨，被徹底摧毀掉。

我拿起剪刀，把被淋壞了的、軟下來的花苞和小葉給剪掉。下手的時候，剪刀發出鋒利的聲音，「擦」的一聲花苞就掉下來了，感覺相當清脆。我心裡面有說不出的酸楚，有一種掉淚的觸動。

十

【一切變得相當失控了。】

第一格，是十來根發紅光的火把。第二格，士兵們同時將火把往外一拋；第三格，「蓬」的一聲，整頁畫面變成火紅一片。第四格佔全頁三分二大小：倭寇巨大的福船沐浴在烈火的海洋中。

「究竟是誰幹的？」繼光坐在白馬上，額角裂著青筋喝罵：「是誰允許他們擅自燒船的？」數百明軍圍在江邊，火焰把寇船完全吞噬了。「看他們怎樣死吧！看他們被燒死吧！」他們不斷叫罵，有不少「哈哈」地指著福船大笑。

瘋癲的部下（哈哈哈哈哈看那畜牲快被燒死了！），焚燒的船（蓬蓬……），人的臉全扭曲了，變成獸的模樣。繼光仰起臉，紅色的天空傾斜了，水也不像水了，通紅如血。

【一切已經失控了。】

畫面特寫繼光惶惑的臉孔。赤紅的焰火烤得繼光前額冒汗。「嗚嗚嗚嗚嗚嗚呀呀呀呀呀呀！」的慘叫在他身邊迴環。十幾個倭寇同時在火堆中瘋狂掙扎，有些在地上痛苦滾動（嗚嗚嗚嗚嗚……），有些「唉唉」慘叫，燒焦的雙手在火中揮撥著。

繼光惶恐地望著那些地獄的慘象。突然，他軟弱的目光跟另一個凶暴目光狠狠相撞！一個瀕死的倭寇裂著眼睛瞪他！倭寇在業火中扭動身體，血管爆烈的火紅眼睛張得圓大。兩者眼神互相碰撞的一剎那，繼光的身體激烈地震動了！

【再也無法分清敵我。】

他後退半步，低頭看看手中滴血的倭刀，抬頭又看看那瀕死的倭寇，轉身他又看看獸一般吼叫（嘩嘩哈哈哈哈哈！）的部下，又回身看看焚燒的迸出金色火星的寇船；他手上倭刀的刀子，反射出一點游走不定的光斑，照在繼光的臉上，那點白色光斑不停閃爍，不斷刺激他滿佈血絲的眼睛……他低頭，緊掐倭刀的手已經不能鎮靜下來了。

【他覺得他跟倭寇除了語言不同以外，再也找不著其他差別了。】

當倭寇在火焰中發出不像人類聲音的嗥叫聲（嘩嗚嗚嗚嗚……）、而明軍在旁邊發出不像人類聲音的歡叫聲（嗚嗚嗚嗚哈……）時，他又突然醒悟到：

【人跟畜牲其實相去不遠。】

「我在做什麼呢？我究竟在做什麼呢？」繼光自語，豆大的汗珠滑過他蒼白的臉龐。跪在巨大的火焰旁邊，他又說：「如果那是爲了生存而做的，也就應該沒有對錯之分了。」他頓了頓，抖震的手掩起嘴巴：「但我現在竟然感到恐怖啊！」

三月，我家小苗再一次遭逢橫禍。

一度以爲來訪了的春天，突然又浪濤般後退了；我那些孤苦無依的百日菊小花苗——那些依靠攝氏二十度以上溫度生存的小花苗，在寒流下，一分一寸，枯萎……

我忽然覺得鼻子很酸，眼很澀。我蹲在廚房冰凍的地板上，幽幽嗚嗚地哭了。

十一

【繼光在甌江會戰獲得大勝，但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上司胡宗憲懼怕繼光力量坐大，除了隱瞞戚繼光的戰功不上報外，更藉口把他解職……】

〈殺寇〉裡面的敘述文字到最後變得很長了。覺生一定非常疲累吧，才會以比較輕鬆的方法交代劇情。他曾經告訴我，第十一幕是最終回。

第一格，鏡頭映著兩個人的背部。第二格，是兩個人的手的特寫，他們的手被屈曲在背後，一條粗麻繩把雙手狠狠束縛住。第三格，兩隻腳踢中二人後膝。第四格，他們同時跪下來。

二人舉起頭，是繼光和大猷。

一個身穿官服，頭頂方帽的官員拉開文卷誦讀：「總兵俞大猷、戚繼光剿倭無功，輕失臺州防地，恐與倭賊有通，當即逮捕問責，押送刑部發落。」

繼光和大猷眼神十分迷茫。大猷喃喃自語：「爲什麼……爲什麼會變成這樣？我一心報國……竟被看成通倭……」

天色異常陰暗。風很大，把濃雲都絞成漩渦；地面上微塵紛飛亂跳，眾人眼睛被砂土割得流淚。繼光睜著淚水漣漣的雙眼定定望著大猷。

風起雲湧，蘊釀了很久很久，終於，第一滴雨點，細細地黏到繼光臉上來，此時他突然「哈哈」仰首大笑：「大猷兄，你我的志向雖然有別，但下場相同呢……」

大猷與繼光在沉默裡互相對視。雨水把他們的碎髮和布衣撇得濕透。

繼光搖頭：「我們目標不同，下場卻相同呢……大猷兄你的志向是報國，我純粹為打勝仗而殺人。」他「呼」一聲深深歎息，接著又輕輕泛起絕望的笑容：「如果那是為了生存而做的，也就應該沒有對錯之分了，我一向是這樣想的。但我在甌江會戰時竟然猶豫了啊！我竟然懷疑自己活著的價值！」繼光苦澀地笑了，哆嗦一下，忽然「哈哈」的，又說：「我徹底後悔了！我徹底後悔了！反正一切都會完結，我幹嘛一開始不去尋個比較偉大的理由啊？」

我翻過另一頁。畫面突然跳到一個有霧的早上。

【甌江會戰後兩個月】

濃霧中，有繼光、白馬、還有一個年輕小兵。繼光拉過白馬，正想跨上去。身邊的年輕士兵捧起包袱，遞給繼光，說：「將軍，」繼光隨即說：「我已經不是將軍了。」年輕小兵哭喪著臉：「刑部已經搞清楚一切了，他們知道將軍的功，要把您復職，但將軍您為什麼……」

年輕小兵滴下眼淚：「您不打算回來了？」

在沉默裡繼光左腳踩著馬踏，右腳輕輕一跳，跨過馬身，安坐馬背上。他面色十分蒼白，笑笑說：「我一直以為自己喜歡殺寇，一上戰場，彷彿什麼都不用想，只要打勝仗就行。可是、可是……我後來又猶豫了……」繼光把腰際的倭刀整把拎起來，又緩地拉出刀子，凝視它，垂著眼……日光打下來，刀子透出朦朧的一圈白光……繼光用手稍為量度一下刀的重量，最後才把它牢牢配在腰間。「我竟覺得殺寇的自己像具行屍走肉。」他疲憊地說。

「將軍，」小兵呼喚著：「你會回來吧？」

繼光搖頭，淒苦地笑一下，說：「我不知道啊，我心現在很混亂。我只知道這樣子上戰場，恐怕馬上會被殺死吧。」

「威將軍，」小兵激動地問了一遍：「你會回來吧！？」

坐在馬上的繼光摸著倭刀的柄子，獨自沉吟：「我是為了什麼生存呢？我為了什麼而活？我一踏上戰場，一切彷彿變得身不由己了，我只想打勝仗。我並沒有偉大的理想，只是想生存下去，然後過些有酒有肉的生活，僅此而已。但我後

來爲什麼又猶豫了？」

眼望遠方有霧的山頭，接著雙腳一夾，馬兒就開始向前步行了。

(完)

心情跌落深淵了。三星期前健健康康的百日菊花苗，在寒流的襲擊下終於無一倖免。我親眼目睹百日菊花苗生至死的全部過程。它們綠油油的葉子不再挺直，接著邊緣開始腐爛，再過幾天，整棵倒下來。

今早我終於狠下心腸，把小苗的殘骸連根拔起，放進垃圾桶。

這幾天我找不到覺生，他家電話無人接聽。

我跑到霧雄工作的地方去。週末的花墟人潮湧湧，我迷失在迷離的花香中，好不容易，在茫茫人海裡終於找到霧雄。淚快要淌下了……我用力執緊他的手，終於告訴他：「我不敢告訴你……我的百日菊都凍死了。」掩著臉蹲下來：「連金盞菊也不行了，早陣子明明要開花，結果一場暴雨把花苞都打壞了。」

「不要擔心。」霧雄摸摸我的髮，說：「花苞毀了，會再長出來的。」他說話時面容極平靜，彷彿正在訴說一些真理：「它不死的話總有開花的一天，遲早問題。」說罷眯起眼睛一笑。

溫熱的陽光滑過我們臉頰……我看著他奇妙的笑容，忽然感到了安慰。他微笑著把兩包小東西塞在我掌心。我一低頭，淚水就掉在包裝紙上，哦，原來是花卉種子。我說：「是含羞草和甜草莓的種子。」霧雄輕拍我的頭頂，又招招我鼻子：「對啊，再堅持一下下吧。」他牽著我冰凍的手，就這樣，我們慢慢走過芳香的道路……

下午我回到家門前，拿出鑰匙，在開門鎖的一刻，心中突然升起奇異的預感；於是我急急脫下鞋子，走進廚房一看！事情果然奇蹟似的發生了——原本種在百日菊旁的一株未死的金盞菊，竟悄悄綻放了。

我看著那唯一的花兒，頃刻的感動令我呼吸有點困難。推開窗，午後陽光灑在黃金色的花瓣上，我用力吸氣，瞬間嗅到濃郁的花草的香氣。

天啊！冬天時差點被凍死、初春時差點被雨水打死的金盞，竟然開花了！

我環抱那盆初放的花兒，跑著，不知爲何想去給覺生看。一路上我眼睛酸澀酸澀的，眼淚都快掉下來了。眼前影象朦朧而游擺不定；迎著臉，溫煦的陽光灑下來，淚水折射光線，頃刻我看到的整個世界，滿載了繽紛的虹彩。

我抱著那盆花跑到覺生家裡去。我站在他門口，用力喘氣，他在家不在？我按下門鈴，門鈴響了，依舊是「瑪莉有隻小綿羊」。音樂奏完了，沒有人應，我再按一遍，「瑪莉有隻小綿羊」。

「等等，我來了、來了。」我聽到奔跑的腳步聲，門開了，是覺生。

「嗨影影，是妳啊！」一如以往，覺生露出快樂的笑容：「進來吧進來。」他指指我捧著的金盞菊，疑惑地說：「欸？怎麼不向店舖拿個購物袋？」

我低頭看那金黃的花朵：「這不是買的，是我種的，它今天突然開花了，是我種的第一朵花啦！」

我把金盞菊放在玻璃茶几的表面。「好可愛啊。」覺生說。我笑說：「對吧，對吧，是我種的耶！」

覺生走進書房，出來時手中拿著厚厚的一疊漫畫稿子，他把它們遞給我：「妳看看。」

都是一些鉛筆稿，還沒有上墨線。我翻著稿，繼光？咦？繼光？繼光？

「是〈殺寇〉的稿子？」我瞪著眼問。「對啊！對啊！」他不停點頭。我腦子完全混亂了，問：「〈殺寇〉不是完了嗎？」「對啊！對啊！第一輯完了，還有第二輯。」他揚揚眉毛，作了個勝利的手勢：「雜誌那邊收到很多讀者的信，說想看〈殺寇〉續篇，就叫我繼續殺下去啦，畫〈殺寇〉的第二輯。我想，這又是一個機會，就點頭應承他們了。幸好……幸好第十一幕是『開放式』的結局……」

「哈哈，我早就說過啦，他們最喜歡看血腥的殺戮打鬥！」覺生說話時語氣堅定，彷彿在說一個永恆的真理。他的笑容熾熱得像陽光下燦爛的向日葵。

「你真好啊！羨慕死我了！」我說。

「妳也畫吧！我認識另一家漫畫雜誌的編輯，他說想添一個香港漫畫，過兩天介紹妳認識吧。」覺生在廚房一邊給我沖咖啡一邊對我說。

我指指自己下巴：「什麼？什麼？我？我？真的行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行了，妳以前也畫過一陣子吧。」覺生笑著說。

我點頭，實在很想知道多一點啊，我追問：「這是什麼雜誌？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？」

覺生從廚房走出來，手中拿著兩杯咖啡，說：「是《光輝》呢！聽過了，也算大公司！聽說稿費不錯哦，跟《跳躍》差不多。」

我喝一口香濃的咖啡，腦子開始不能自控地思想：什麼類型的漫畫？他們要我畫少年漫畫還是少女漫畫？少年漫畫比較好吧，少女漫畫只有女孩子看，少年漫畫男女都看，當然少年漫畫比較好……彩色還是黑白漫畫？彩色漫畫可用電腦上色，不過辛苦啊，也耗時間，一定要多收些稿費！現在讀者喜歡什麼樣的畫風呢？喜歡日本派漫畫嗎？還是港式打鬥？畫港式漫畫太費時了，不經濟，還是日本派比較穩當。題材、題材……溫情的不夠「大路」，搞笑的我不懂畫，懸疑太費心力，還是打鬥好，打鬥好，愛情也好……他們要我畫多少頁呢？太多不行，一個月最多二十頁，要上學又要教畫。不過說到底，先看看稿費，稿費低於三百便不考慮了……至少四百……四百……不、還是先看看他們反應，先開五百……五百……